

# 美人何以恨倾城

霜非晚〇作品

十六年前的纷争情仇，十六年后风云再起，  
一场冥冥之中注定的穿越，一份百转千回的爱恨情仇。  
是计，却有情；  
是爱，却有谋。

MeiRen HeYi Hen QingCheng



珠海出版社

# 美人何以恨傾城

霜非晚〇作品



珠海出版社

57 2049

59 449

8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何以恨倾城/霜非晚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10

(幻恋千年 / 陈媛主编)

ISBN 978-7-5453-0063-5

I. 美... II. 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754 号

---

幻恋千年

---

© 陈媛 主 编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s.net

E - mail:zhcbs@zhc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印 刷: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mm 1/16

印 张:72 字数:8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063-5

定 价:107.20 元(全四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简介

我不要的,谁也不能强迫我要,我要的,哪怕倾之一切我都会得到。

穿越,一个不可能的神话,却终究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爱情,本该是奢侈的赠予,却一次次徘徊在我身边。

时代,无关紧要,到哪里我都要当自己舞台上的女王。

美色,酷似的容颜,让我陷入了她的恩恩怨怨。

纷争,十六年前,一个王朝的争乱,因我而重浮水面。

权力,男人利用女人得到权力,而女人却利用权力捕获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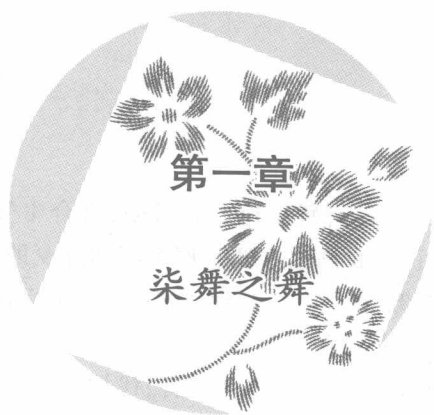
命运,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赌博,胜败输赢,也只一念间。

# 目

# 录

|      |           |
|------|-----------|
| 第一章  | 染舞之舞……1   |
| 第二章  | 笑傲江湖……27  |
| 第三章  | 情真计真……52  |
| 第四章  | 雪舞圣女……79  |
| 第五章  | 浴火重生……100 |
| 第六章  | 真情假意……131 |
| 第七章  | 剑舞九天……157 |
| 第八章  | 恍然若梦……178 |
| 第九章  | 前世今生……197 |
| 第十章  | 故人相逢……217 |
| 第十一章 | 重回景都……242 |
| 第十二章 | 尘埃落定……259 |





我坐在沙发上,啜着红酒,凝着屏幕上不断闪烁的画面,嘴角勾起了一抹讽刺地笑容。

哼,竟然又有人冒我的名行凶。

我魅影百合的名号岂是这么好冒充的。

我按下桌上的电话:“玫瑰进来一下。”

玫瑰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我最相信的人,任何人都替代不了她的存在。

门开了,她走了进来,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完全勾勒出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她是那种性感妖艳型的女子,可以让任何男子血脉喷张。就如她的代号,玫瑰。

而我却和她完全相反,我的样子美丽清纯,连眼底的笑意都是无辜而单纯,任何人都会被我的外貌所欺骗。就如我的代号,百合。

“百合,有人冒充你。”玫瑰在我身旁坐下,手上还叼着一根CAPRI的香烟,嘴里吐着烟圈。

我伸手接过她手中的烟,淡淡地应道:“嗯。对于这类人,我绝不姑息,你调查一下,杀无赦。”

玫瑰勾起我的下巴,妖媚地笑着:“百合,你抽烟的样子让我觉得好似我带坏清纯少女一样。”

“玫瑰,你又拿我相貌开玩笑,这是天生的,没办法改变。”我也不喜欢我的样貌,让我看起来软软弱弱的,一点威严都没有。



玫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娇笑道:“真可爱,百合生气的样子也这么可爱,为了这么可爱的百合,我马上去调查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还没等我发作,玫瑰早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徒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干生气。玫瑰总有把我惹火的本事。

我叫练筱夕,是魅影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代号百合。

八岁那年,我成了弃儿,遇到了曼珠沙华,她把我带入了魅影,开始了对我的非人训练。那五年,我忍受了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最后顽强地活了下来。玫瑰是我在那时候认识的,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在死亡线上挣扎。

曼珠沙华是一个有点歇斯底里的女人,就若她的代号一样,她是地獄的彼岸花,疯狂、罪恶,组织里很多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败她。

十三岁那年,我杀了我的母亲,那个抛弃我的女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死前绝望的眼神,这个梦魇反反复复地纠缠了我几千个夜晚依然不肯放过我。

我心底虽然恨她,可是我并不想杀她。是曼珠沙华告诉我,要做一个杀手,就要学会残忍,我没有选择,因为我没有退路。违抗曼珠沙华命令的人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我不想死,所以我用我母亲的鲜血延续了我自己的生命。而且,即使我不动手,也会有人动手。

然后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加倍训练自己。十五岁那年我亲手结束了曼珠沙华的生命,坐上了魅影最高领导者的位置,那场血战,以及那场屠杀我再也不想提起。

如今,魅影已不再是当初的杀手组织,但这段时间却一直有冒充魅影的杀手出现,对于这样的人,我绝不饶恕。

繁华的都市,奢靡的夜,灯红酒绿中的狂欢渲染着人们膨胀的欲望,带着尖叫,摆动着身躯,享受着极至的动感,似乎永无止境。无数红男绿女舞动着身躯,舞动着灵魂,自甘堕落在一片奢靡中。

波浪卷的头发,染着流行的酒红色;红色的紧身连衣裙;紧紧包裹着女子曼妙的身躯;低开的衣领,让饱满的胸部呼之欲出;高开的群摆下,白晃晃的美腿若隐若现,似要挑动那无限的欲望。

娇若桃李的脸化着艳丽的浓妆,似水的桃花眼,只要随便一个眼神就可以迷晕一大片蠢蠢欲动的男人。

她,性感,美艳不可方物。

她的舞,大胆,狂野,令人血脉喷张。

疯狂的音乐,疯狂的舞动,似要将堕落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下的人疯狂地喊着她的名字——“魅妖”。

我湮没在人群之中,看着玫瑰卖力地舞动,那样的妖娆,那样的娇媚,风采绝伦,舞姿醉人,她就像一个女王般看着底下的人为她疯狂。

不轨,是这家酒店的名字,玫瑰查到那个借魅影名号杀人的男子经常出没在这家酒店,于是她成了这里的舞女,演绎着疯狂而极致的堕落。

目标人物终于出现,玫瑰跳下舞台,踩着妖娆的舞步朝那个男子走去,人群自动让出了一条道,让她得以顺利地通过。

直到那男子的面前,她才停了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掳获了他的唇,接着又以性感的语气魅惑:“今晚,我是你的。”

人群中顿时响起抽气声、叹息声、狂热声,声声交织在一起,谱成了一曲欲望之歌。

我知道是时候了,悄悄退出人群,拉断总电闸。

一瞬间,音乐停了,灯灭了,人群不由得叫嚣起来。我在黑暗中冷冷一笑,把一朵百合抛到了空中。

灯亮的瞬间,我冷言旁观着那群看到百合而失声尖叫,四处逃窜的人,笑得讽刺。

人群之中早已没了玫瑰和那男子的身影,我知道她已经成功地将那男子带往我们约定的地方了。

转身,我离开了那家酒店。

玫瑰总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为我揽下所有的事情,她总笑着说,我这样的样子不适合做坏女人。

可是她忘了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我的双手沾满了无数鲜血,我甚至残忍地杀光了所有对我不利的人,只要阻碍我的人,我都会除掉。我从不知道善良为何物,因为没人教我,也没有人施舍给我。

我只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不要的，谁都不能强迫我要，而我要的，我倾之一切都会得到。

彼岸，灯光辉煌，极力地渲染着属于夜的奢靡。

而此岸，萧条的灯火和微弱的星光相互辉映，燃尽喧嚣的夜幕带着几分清冷和静谧。

我的眼又不自觉地瞄向腕上的夜光表，指针正指向午夜十二点，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可是玫瑰还是没有来。

心难得泛起几分浮躁，她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十二点的钟声响起，回荡在夜空之中，我烦躁地拿出一根烟抽了起来，吐着淡淡的烟圈。

“凰者，浴火重生也。”一道深沉的声音在我耳畔回旋，我机警地环顾四周，却发现没有任何人。

但那道声音却如鬼魅一般重复着……

“是谁？装神弄鬼。”我冷声道。

没有人回答，只有那道声音依旧反复着同一句话：“凰者，浴火重生也。”

我从不相信神鬼之说，但即便真的有，我也会遇神杀神，逢鬼杀鬼。

“你是神也好，是鬼也罢，有本事就光明正大地出来。”

风突然从四周吹来，带着侵袭之势，直攻向我。瞬间我被笼罩在了一层白光之中，那道声音突然又响起：“当往来处去。”

眼前一片白光，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身体似乎被什么东西牵引着。

良久，白光散去，远处似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我不由自主地往前走，越往前那股意念就越强。

我的身体木然地跟着那道意念前行，想反抗却发觉浑身无力，直到最后一阵强力的牵引力让我直直地往下坠，意识也在那时候慢慢地淡去，最后彻底沉入黑暗。

#### 景御王朝

风来镇北部的柴激洞常年积冰，本是风来镇百姓夏日避暑的好地方，但在景和十三年，从京华来了一大队人马，在柴激洞呆了一月有余，设下重

重机关,并命令任何人不得再靠近柴澈洞一步。

有传言说,王上的妃子因病去逝,王上因不想爱妃从此香消玉陨,于是把妃子的遗体运到柴澈洞保存了起来。

有传言说,王上的妃子和珞王爷有染,王上因怒赐死妃子,珞王爷伤心之余,盗出她的遗体运到此处保存了起来。

也有传言说,王上的妃子徘徊在众人之间,身心疲惫,于是服毒自杀,想借此化解众人的纷争,大家铭感她的用心良苦,又对她的死伤心不已,遂在柴澈洞建水晶棺,以保存她的遗体。

对于此事,大家众说纷纭,但真相如何却又没几个人能说清楚。唯一明白的就是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进去过柴澈洞。

柴澈洞内,弥漫着层层朦胧的雾气,水滴落下的声音清脆悦耳,久久地回荡在空气中。

洞的深处,一张用千年寒冰制成的床,上面躺着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子,欺霜赛雪的肌肤比那千年寒冰更白净。隽秀的眉,单薄的唇,似春花般灿烂的脸庞,透着如秋月般淡淡的清雅。她的周身铺满了牡丹花瓣,红得耀眼,和这四周的雪白相互辉映。

静静地看那女子,会以为她只是睡着了。只是她早已没了呼吸,芳魂消散。

此刻洞口的门大开,一个俊秀的男子走了进来,门又在他身后无声息地合上。来人身穿白色衣衫,外面披了一件上好的貂皮围领,看起来非富即贵。

他无声息地走到了冰床前面,骨感分明的手柔柔地划过女子的眉、女子的眼、女子的鼻,最后停留在了女子的唇上,然后倾身在她唇上印下了淡淡一吻。

“我又来看你了,莞儿。”清越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深情,淡淡地弥漫在空气之中,挥之不去。眼静静地凝着床上之人,带着无限的眷恋和缱绻,似乎连一分一毫都不想错过。

“十六年了,莞儿,你离开我已经十六年了,你可知我想你想得好苦。”一滴清泪缓缓地滴落在了女子的脸上,慢慢地划过女子的脸颊。虽只是一滴,却足以看出男子此刻的心情。



静静地守候在她身边，守了多时，他才微微叹了口气，幽幽地说道：“莞儿，我又该走了。今日一别，不知道何日才能再来看你。”

起身，又凝视了一会，他才默默地转身离开，带着一股淡淡的忧愁。

门开了又合，本来难得的一点温度，也随着男子的离开彻底消散，整个柴激洞里再度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水滴坠落的声音清脆地回荡在洞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团白色的光芒从天而落，带着几分诡异的味道。

翌日，风来镇的百姓都说昨天天有异象，有一团白光从天而降，不知道是凶是吉？

背部传来阵阵凉意，微微刺骨，我幽幽地睁开双眸，入目的却是一片冰凉。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才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冰洞之内。

这里是哪里？我只记得自己被一团白光所笼罩，整个人无意识地被牵引。

我一转首竟然发现身边躺着一个和我很相像的女子，那女子很年轻，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而且穿着古代的衣服。她安详地躺着，可是我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具尸体，因为她完全没有气息。

她的手中握着一颗珠子，散着柔柔的光，我好奇地从她手中拿过珠子，想仔细地观摩了一下，可是就是那一刹那的功夫，床上的那具尸体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原来她的尸身是靠这颗珠子才得以保存完整的。

她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女儿吧，要不然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弄到这么一颗珠子来保存遗体。

不过，死了就死了，放在这里也没用，现在消失了也好。

我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有，也仅仅是惋惜和自己相像的那副容颜就这么消失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我到底在哪里。

下了床，环顾四周，发觉床的边上还放着一件白色的貂毛大衣，我随手取来穿在了身上，来抵御洞中的寒意。

走到洞口，才发现门被一块厚实的冰块所堵，我四下查看一下，心里明白这是机关所致。幸好我在训练的时候曾碰到过各种高难度的机关，这点简陋的小机关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观察了四周的冰壁,发觉右边的冰壁颜色较左边的冰壁淡,于是伸手轻轻地敲击,果然在右边找到了一个镂空的条形冰块,轻轻一推,门应声而开。

冰洞通往外面的路上也是布满了各种机关,但对于从小经过非人训练的我来说,这根本构不成问题,凭着我多年的经验,我轻轻松松地就走出了这个地方,丝毫没有触动任何的机关。

等我走出冰洞的时候才发觉,原来洞外别有天地,艳阳高照,哪里来得一丝寒意。

我沿着小路,一路下山,走至镇上的时候已是月上柳梢头,此刻,肚子更是空荡荡的,饿的前背胸都贴后背了。

但小镇上的店家却早已关门,唯一有灯火的地方隐约地现出三个字——凤仙阁。那里灯光摇曳,丝竹悦耳,舞姿魅影,春色旖旎,估计是家青楼。声声淫声浪语给这本来寂静的小镇平添一份春色。

小镇,青楼,古朴的建筑,这里的一切都暗示着我,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是我那个时代。

突地想起前段时间,满天星给我看的一本小说,我曾随意地翻了一下,里面的女主从现代穿到了古代,在古代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本以为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而现在看来我是真的遇到了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不管如何,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我的饥饿问题。

7

我在凤仙阁门口凝视了会,就提脚走了进去。

凤仙阁里面,女子花枝招展,娇声魅语,眉眼如丝,艳若桃李。男子左拥右抱,言语轻挑,眼带欲火,满脸淫意。果然,不管哪个时代,男子都如此好色。

待我走进凤仙阁的时候,所有人的眼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男的色迷迷地打量着我,女的为我的闯入而感到吃惊。

“美人,来陪大爷喝酒。”一个醉意蒙眬的男子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踩着不那么稳当的脚步趋身欲摸上我的脸颊。

我一甩手就挥掉了欲轻薄我的手,径自走到里面问道:“这里的老鸨呢?”对于古代的历史我还算了解,虽然不清楚这是哪个朝代,但大体上应该一样。



只是从众人满是诧异的眼光之中,我很清楚地明白自己身上这套白色的小裙有多么不合时宜,那些男子的眼都死死地盯着我修长的双腿,一副想吃掉我的表情。

看来我的及膝短裙在这里该是惊世骇俗了,连这里的青楼女子都没敢裸露出自己的双腿来,也难怪那些男人看我的眼光里满含欲意。

一个满脸浓妆的女子轻呼一声,从里面迎了出来:“哎呦,姑娘啊,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还是你准备卖身我们凤仙阁啊。”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似乎很满意自己所看到的。

“我跟你谈个交易。”我径自坐了下来,为自己斟了一杯酒,不慌不忙地喝了起来。虽然是别人的残羹,但对于饿极的我来说也是美味了。

“姑娘要谈什么交易,话可说明白了,我们这凤仙阁可不做亏本的生意。”那老鸨一副生意人的嘴脸。

“我当然不会让老鸨您亏着了。”我一边优雅地吃着桌上的菜填饥,一边斜睨着老鸨道,“老鸨,可否借你们凤仙阁的舞台一用,赚到的银子我分一半给你。”

老鸨怔怔地看了我良久,才有些鄙视地说道:“就你?姑娘,这里不是你玩的地方,你们这些富家大小姐就应该在家里弹弹琴刺刺绣,没事跑这里来干吗?”

也许是因为我那份淡然的气质,也或许是因为我那份优雅的姿态,她认定我该是富家小姐。

我把从冰洞里拿来的珠子在桌上一放,淡淡地说道:“我不是大小姐,我也不是来这里玩耍的,我是来赚钱的。你借我舞台一用,赚了钱,我们平分,如果没赚,我也不会白用你的,这珠子应该够付这舞台的钱吧。”

老鸨一见这珠子,马上双眼发亮,于是谄媚地说道:“好说。就一个舞台,姑娘要用尽管去用。”

说着就想伸手去拿那珠子,却被我给拦了下来:“老鸨别急,待我表演之后再下定论吧。”说着,我径自把珠子收了回来。

此刻,我亦吃了不少东西,肚子也填饱了,是该为自己赚点银子的时候了。

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也明白了该怎么做,以前玫瑰不让我干这些事,是因为她护着我,其实对于这样的事,我根本就轻车熟路,她不知道曼珠沙

华暗地里曾让我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扮演过不同的角色。

或许是她认为我这清纯的面貌最擅于伪装吧,不管装什么,人家都从来都不会怀疑我,因为即便我说着最大的谎言,眼底那份无辜和清纯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放下防备,彻底地落入我的陷阱,虽然我不喜欢这副容貌,她却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武器,可以让敌人措手不及。

她曾说过,遇到不同的人就该有不同的面貌,或清纯,或妖娆,或冰冷,或热情。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别人看透你的本来面目,这样才可以无往不利。

虽然我不喜欢她,但是我信奉她的话,也感谢她让我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现在的我,该是除了玫瑰,谁也了解不了吧。

我起身走上了舞台,收起了刚才谈生意时候的那份清冷,换上那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笑容,柔柔的嗓音婉转动人:“魅妖今日给大家表演一段舞蹈,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请别吝啬着手上的银子,为魅妖捧捧场。”我用了玫瑰曾用过的代号,魅妖。

众人皆因我的转变而愕然,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场面一下子火热了起来,台下的人早已蠢蠢欲动,提着嗓子和道:“只要你魅妖够魅够妖,我们是绝对不会吝啬银子的。”

我笑而不答,只是把头发放了下来,然后用手抓乱,让自己少了几分清纯,多了几分狂野。脱下脚上的靴子,我赤脚站在舞台之上。

我的身体开始舞动,犹如玫瑰在“不轨”的那场舞一般狂野、奔放。舞姿几尽妖娆,却又带着清纯的诱惑,该是最娇媚的身姿,却透着致命的灵秀。这种极致却又融合的舞姿魅惑着台下所有的人,若隐若现的美腿,随舞而恣意飞扬的发丝,勾人魂魄的双眼。我知道我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牵动着他们的心,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让他们窒息。

“魅妖……魅妖……”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其火热程度更高于玫瑰在现代的演出,因为在这里,这是一种耳目一新的舞蹈,一种颠覆世俗的大胆。

我成了这里的女王,高傲地睥视着台下所有的人。不知道玫瑰看见如此的我会做什么感想。

媚眼一转,我用那百转千缠的声音轻轻吟唱,瞬时引起了另一波高潮。

公子随便出手三千金

他不知道我心碎





关上房门别问我在思念谁  
公子羡慕你天生富贵  
不用管名利是非  
谁来擦去红尘女子的眼泪

此时此刻此景有你别无所求  
无忧无愁无金无银有你有我  
愿两袖清风  
贵者不懂爱你如磐石不动

爱如磐石已碎才知今世缘灭  
爱里千醉与你最后一夜  
推开名利之门见你荣华富贵  
刻下伤痕来世与你相见

谁将今生缘定红线卷入红尘  
惹来流言蜚语飘去若隐若懂  
心碎几许痛  
醉者不懂只怪今生红线已断

歌声继续着，飘到凤仙阁的每一个角落，飘飘袅袅，不绝于耳，震撼着台下的每一个人。

公子随便出手三千金  
从来不问我心碎  
关上房门悄然流下一滴泪  
公子醉酒不归为忘谁  
从来不问我心碎  
谁懂红尘女子心里的滋味

公子随便出手三千金  
从来不问我心碎  
关上房门别问我在思念谁

公子羡慕你天生富贵

不用管名利是非

谁来擦去红尘女子的眼泪

等到表演完毕,台下的掌声连绵不断,更有人高喊着:“魅妖再来一曲。”

我眼波流转,淡淡一笑:“魅妖只此一曲,大家如果满意的话,请为魅妖奉上你们的心意,魅妖看看哪位公子对魅妖的心意最大。”对于这些来寻欢的男人,不用客气为他们省下银两。

此话一出,已有很多人拿出银子、银票奉上心意,更有人不断地攀比着,希望自己是奉献最大的那一个,而我想利用的就是他们这种攀比的心理。

“我给500两。”

“我出1000两。”

这样的叫声此起彼伏,待最后全部加起来竟有2万两之多。

“谢谢公子们的慷慨解囊。”我收起银票,走至老鸨身边,数了一万两银票给她。

“我说过不会让你吃亏的。”我淡淡地睨了她一眼道。

老鸨笑着收下银票,谄媚地说道:“那是当然,姑娘的舞真可谓厉害。如果姑娘留在我们凤仙楼的话,一定可以一舞惊天下的。”

一舞惊天下?我才不稀罕,要不是为了自己以后的日子寻些本钱,我也不会有行舞这个念头。

看着老鸨眼底的贪意,我岂不知她在打什么算盘,想把我当摇钱树,门都没有。

“我只想为自己筹些银子,并没打算委身青楼。”我也不怒,依旧淡淡地说道。

语毕,我收拾好了银票,往门口走去。

“姑娘,再考虑一下。凡事都有商有量的。”老鸨见我要走,连忙唤了两个龟奴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眸光一敛,双眼微透着冷意,带着一份逼人的气势:“老鸨,有些事该适可而止就好,有些人并不是你想惹就能惹的。”

虽然我容貌属于娇弱,但我知道我那份气势堪叫人害怕,以前在魅影,我也是用这份气势来弥补我容貌的清纯无害。

身边的龟奴脸上淡出了一些惧意,却因为老鸨的淫威而不敢后退。



“姑娘……”老鸨还想挽回些什么。

“人的忍耐是有限的,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让还是不让?”我冷冷地扫过身边的两个龟奴。

老鸨见软的不行,就露出一副悍然的样子:“一个小姑娘,你们怕什么,还不给我抓住她。”

那两个龟奴一听老鸨的命令,忙过来想抓住我,我左攻右击,只几招就把他们打趴在了地上。

他们虽然人高马大,但完全是靠身体上的优势来取胜,毫无招式可言,对付这样的人,我轻松几下就可以搞定。

老鸨似乎不敢相信我可以把两个龟奴打倒在地,一时之间呆愣在了那里。

“啪啪……”一道鼓掌声从身后传来,我蓦然回首,只见一片刺目的红影从楼上飘然而至。

到得面前,才看清那片红影之中,竟包裹着一个清秀的人儿,若艳阳般耀眼,乌黑的青丝随意地垂在身后,更平添了几分性感,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大厅里的一众男子,顿时为这个鲜红的身影所吸引,一个个不自觉地流下了口水。可惜,他们都错了,此人并非绝色女子。那喉头上突起的喉结分明表示了他的男子身份。

老鸨一见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却被那个男子的眼神拦了下来。

“姑娘好身手。”他笑着走至我身边,带着几分戏谑。

我不动声色,轻笑道:“姑娘谬赞了。”明知道他是个男子,声音也接近中性,我却故意这么说。

他突然大笑起来,带着几分狂妄,却又不失风度。

“在下司徒申拓,乃是个男子,姑娘误会了。”他也不恼,只是笑着回答。

听完介绍,在座的很多男人都溢出了失望的表情,一片唏嘘。

我假装很诧异地轻呼:“你是男的?怎么会有男的长成这样,让我想到了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是一个为练武功挥刀自宫的男人。”我还好心地向他解释,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从他一开始看我时眼神里流露的那种戏谑,我就知道自己看他不爽。